

午后方晴 著

比精致漆雕，拼绝世美瓷。遇红粉佳人，历大唐盛世！

玩唐

Ⅰ 风云之战



珍宝无价，美人如玉，一部大唐的草根成长史！

最扣人心弦的**权谋博弈**，最义薄云天的**天地豪情**，最为真切翔实的**传奇小说**！

历史和文化的完美融合，带你领略锦绣大唐，风云之战！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午后方晴 著

玩唐

比精致漆雕，拼绝世美瓷。遇红粉佳人，历大唐盛世！

Ⅰ 风云之战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玩唐. I, 风云之战/午后方晴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
ISBN 978-7-5153-0485-4

I. ①玩... II. ①午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6851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特约策划: 肖 瑶

编辑电话: (010) 57350519

责任编辑: 张皓 cypzhanghao@163.com

营 销: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 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6.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6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526

目

Contents

录

第一章 少年入世 · 001

选择好了题材，王画又到市场上购买了制作漆奁所需的辅助材料。

一件高档漆器产生的过程远不是外人所想象的那样，在漆胎上涂上一层漆或者画上一幅画那么简单。制作漆器首先要选择漆胎，各个种类的漆胎各有优劣，如金属漆胎最为坚固，其中的银又最为尊贵；木质漆胎松软，容易塑形；藤竹的漆胎则需要编织。因此在创造一幅作品时，必须要考虑漆胎的质地。无论是哪种漆胎都有一定的纹理，特别是木质漆胎，纹理更为缜密，如果制作图案时不考虑这些纹理，最后必然会影响到整个漆器的效果。所以顶级的漆器大师在制作一件作品时，连漆胎的纹理都要考虑进去。

第二章 旷世奇珍 · 013

王画在西市上又绕了一圈，买了一些材料，这是他为第二件奔马图漆箱做的准备。

第二件作品他打算采用一种新的漆法——彩金象描金。具体做法是先在紫漆地上用漆描绘，等到漆干后用黑漆勾纹理。用两种不同的金彩，分两次打上金胶，两次贴上。最后在花纹上勾出金色纹理。这是一种更复杂的描漆方法。

为了使第二件奔马图漆箱更珍贵，王画在使用了这种彩金象描金工艺的同时，还加上了第一件漆箱的嵌螺钿加金片的工艺。

第三章 刀锋映血 · 026

一落地，王画便飞奔出院，飞身踢向那个和陆二狗缠斗的青年！那青年想要躲避，可反应稍微迟了一下，被踢翻在地，急忙起身。但王画再一次扑过来，低喝了一声说：“杀！”长剑刺出，直没入这个青年的胸膛。

第四章 重返洛阳 · 036

“如你所说，防身也好，击敌也好，射箭也好，击剑也罢，讲究的是一个判断。比如，那只山鸡。”孔黑子指向一只正在奔跑的山鸡，拉开了弓弦，“嗖”的一声响，那只山鸡立即坠落在雪地，

动都不动。

“这就是判断，判断敌人下一步的动向，一击毙命。敌人不可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因此要判断敌人下一步的去向。这样，你的兵器正好出现在他将要到达的地方。纵然敌人比你强大，也可以将他战胜。”

第五章 红粉佳人 · 046

王画有些惊愕地抬起头，他看到了一个丽人，是真正的丽人！他的面前站着一位十几岁的少女。

这少女比王家的王茵还要美上几分，一张粉脸儿白里透红，似乎是熟透的水蜜桃一般，大大的眼睛，水汪汪的似乎要渗透出水来。嘴唇红艳，两条绿黛下，生着长长的眼睫毛，更使得眼睛明亮有神。少女穿着一抹黄裙，敞开的衣领里面是白色的抹胸，露出小半个圆球。

第六章 琵琶声声 · 058

武则天对这少年更感兴趣，又说道：“不过你也不错。”王画行了一礼道：“臣不敢当陛下的夸奖。”武则天又问道：“朕再问你，你一个小小少年，为什么孤身一人，来到京都制作漆器谋生？”“陛下，这是因为臣家贫。至于岁数大小，臣认为这个并不是重要的原因。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”

第七章 七夕决战 · 070

此时此刻，整个漆雕被灯笼柔和的光线所笼罩，远处还传来释迦如来舍利塔悬挂的铜铃响声，随着夜风吹来——一种苍凉！一种古拙！一种佛家的大慈悲！在这铜铃声中，所有的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！被这件作品的灵魂所震撼！这才是真正的底蕴，并不是用宝石、黄金就能表达出来的。

过了好久，白马寺的方丈与一千僧人才醒悟过来，他们走到这件漆雕前，猛地盘坐于地，手拈佛珠，念诵不止。

第八章 族长之争 · 085

王申呵呵笑了：“我一听到好消息，就特地从窑上赶过来看望大侄子，兄弟这么不领人情，那我就就走。不过临走，我还有一件事，鉴于你这些年的作为，我今天代表姓王的列祖列宗，将牌位带回去。”

听了他这句话，屋里屋外的人，都变了脸色。

祖宗牌位放在哪一家是很有讲究的，必须是族长正妻的第一个儿子，以后才有权力掌管，实际上掌管这个牌位，也就等于是这一姓的族长了。

第九章 不速之客 · 098

第一顶小轿帘布掀开，一位穿着深绿官服，官服上还绣着一朵小花的官员走下轿子。不用说，巩县能穿这身官服的只有县令一人了。跟在县令之后，又走下来近十位穿着浅绿、深青、浅青官服的官员。看这架势，巩县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官员都来到了青山沟。王姓的族人面面相觑，一个个赶紧施大礼。

第十章 箭定乾坤 · 107

一声弦响，这支黑色的箭羽像闪电一样，从天空划过。众人还没有看清这支箭羽的轨迹，一只麻雀就应声落了下来。在它的喉咙处，正插着刚才王画射出去的箭矢。

还没有来得及喝彩，王画迅速从箭壶里掏出另一支箭矢。弯弓，搭箭，一道流星再次划过天空。又是一只麻雀落了下来。再拉再落。就这样，人群终于传出了泼天般的喝彩！

第十一章 新瓷开炉 · 119

一刹那间，在场的几百号人鸦雀无声。一件件瓷器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白中微带着一点黄，黄中略带着一丝青，就像一位位美丽的少妇，在阳光下闪耀着柔和而风雅的光泽。过了半天，窑上的大师傅才想起来，王画也亲自制作了一件瓷器，于是将这件瓷器捧了出来。如果说这一炉瓷器是一群姿态绰约的青年妇人，那么这件瓷炉，就是一位无比曼妙的仙子。这件瓷器从瓷胎到釉色，明显都比其他的瓷器质量高上一大截。本来这件瓷炉的造型就十分雅致古朴，再加上仙子散花图，雅观中又带着一些缥缈的仙气，让人越发爱不释手。

第十二章 比拼瓷器 · 133

还没有进入七月，巩县就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游客。七月初五，一批御林军也开拨到了巩县。这一次是皇上亲自驾临，他们是提前来做安全警卫准备的。七月初六，在黄沙大道两边，巩县一班官员带着衙役，开始披挂彩绸。

第十三章 巅峰对决 · 146

箱子缓缓打开了，小姑娘轻轻地将这件瓷器捧出来。看到了这件瓷器后，连武则天也站了起来，从龙辇上走下来，走到桌前观看。不但武则天，就连其他的大臣也全部站起挤了过来，看着这件瓷器。

李襄儿则附在王画耳朵边一边说话一边吹气：“二郎，你真了不起，居然能烧出这样的瓷器来。”王画笑了一下。众人的震撼，早在他预料当中。

这件瓷器是真正意义上的彩瓷，而且还是成熟的釉里红彩瓷！

第十四章 握手言和 · 158

郑四郎凑到他耳边说道：“这一次我们郑府也多少折了一点面子，你也做一点表态，让我们有一个小台阶下吧。”

郑四郎说得可怜兮兮的。可这样一说，王画真无法婉拒，他说道：“好吧，这件事，你与我父亲商议一下吧。”

郑四郎一拱手说道：“多谢二郎。那某先告辞了。”

王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却隐隐感到一丝不安。他不相信，郑四郎真会对他表示出善意。

第十五章 洛阳求学 · 173

王画微微一愣神，他猜不透太平公主为何要找自己，只能跟着太监上了轿子，来到太平公主的府邸。

进入府中，等了一会儿，便过来两个俏丽的婢女，领着他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房间外，随后两个婢女欠了一下身道：“殿下正在里面等你。”

王画不疑有他，推门走了进去，耳朵里就听到一阵水响，王画抬头一看，隔着一面纱帘，隐约可以看到一位美妇正躺在浴盆里洗澡。

这个氛围不对啊，王画连忙欠身道：“小臣不知公主正在沐浴，失礼了。”说着就要往外面走。

身后却传来一句：“孤允许你离开了吗？”

第十六章 国老辞世 · 186

狄仁杰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玉是好玉，可现在未琢未磨。”

武则天点头。

狄仁杰又说道：“但珍玉非是顽石，如果琢磨不当，诚为可惜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王画心里面升起了一道暖流，这是狄仁杰在为他做最后一道严实的盾牌。“朕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武则天站了起来，说道，“国老好好休息吧。”

第十七章 约战天下 · 197

这篇文章明是说他想向天下人请教切磋，实际上暗指七姓十家，与他们比拼琴棋书画文章，这是用一人之力挑战天下人的才气！

七姓十家，有多少才华出众的人！而且王画还说了，不是一人对一人，让他们将所有人聚在一起，哪怕将天下人聚在一起，与他对抗。这有可能会赢吗？

第十八章 风云之战 · 212

王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。

太平公主这样做，有点过火了，她的借口说得好听，但这分明是用自己的诗在做人情，收买七姓十家，以求获得他们的支持。

小红李子走了过来，脸上有点担心，问道：“二郎，他们不会赢吧。”

王画握了握她的手，说道：“放心。”

这只是一个开始！

第十九章 高潮再起 · 228

一阵优雅的琴声响起，五音庄正，琴音也极其柔和。如同一位谦诚的君子站在面前，谆谆教导。果然是一首雅正的新曲。

弹完后，众人也为这首新曲与他精湛的琴技喝了一声彩。王画还听到人群中有低低的议论声，说道：“听说范阳卢子言琴技高绝，今天一闻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原来这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卢子言！

第二十章 惺惺相惜 · 242

如果按照一般棋局，这时候早到了收官阶段。然而这个棋局的混沌局面却一点也没有改变，反而向更加混乱的局势发展。

整个棋盘，从四角到中腹，都在展开惨烈的厮杀。

两个人落子都很慎重，越来越慢。虽然临近收尾，可棋盘上依旧是烽烟四起，到处战火纷飞。

现在太阳快要临近西山了。可看的人忘乎所以，下的人也似乎忘记了时间。

直到太阳落下时，王画终于落下最后一粒棋子。

结束了！



第一章

少年入世

天色已近黄昏，一道金色的光芒洒在崇山峻岭之上。

一条小河将群山一截两半，缓缓地流向北方。河水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，闪着粼粼的波光，如同无数金色的精灵，随着轻微的晚风顽皮地跳动。在小河的旁边，无数的青山翠柏之间，有一个小小的村庄。

此时，有位俊秀的少年站在不远处的山冈上，正遥望着山脚下的村庄。少年名叫王画，而这个村庄就是他生活了十四年的家乡。这里是天陵山的余脉，属于洛州巩县的一片山区。不管外界的风风雨雨，这里一直平静安详。

天色渐渐暗了，王画起身准备回家。这时，一个羸弱的小姑娘走上了山坡，怯生生地看着他说道：“二哥，你快些回家吧，爹爹刚才到处找你。”王画微微吃惊：“爹爹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“家中来了客人，好像……是和你定过亲的杜家……”小姑娘说得支支吾吾，但是王画已经把事情猜到了六七分。这杜家，应该是为了退亲而来！

王家算得上是士族，书香门第传家，多年来一直经营陶瓷生意，虽不能说是巨富，在乡间却也显赫。只可惜王画的父亲王迤不成器，自从王迤从祖上手中介过了生意，短短几年，就把家底挥霍一空，家境一日不如一日。连王画都必须上山放牛补贴家用，从富家少爷一下变成了放牛娃。

这时候，早些时候订下联姻的杜家，就有些坐不住了。唐朝人结婚很早。李世民曾下命令，男二十，女十五，必须婚嫁。转眼杜家小娘子已经十二岁，杜家自然不会让自己家的女儿嫁个落魄户。

王画心中了然，怜爱地摸了摸妹妹三凤的头发，然后拉起妹妹的手向家中走去。他的心里却在暗暗思量，此时退婚，也许反而是件好事。这几天他一直在盘算着，想要离开这个家，去外面闯荡一番，这件事情的出现，看来时机到了……

其实很久以来，王画就已经有所准备，他一直在锻炼身体，在放牛的时候坚持跑步，还总是跟同村的孔黑子学习一些防身的招式，这样令他比同龄的孩子更加强壮。两年前，他还有过一番奇遇，遇到了一位贵人，并得到了几锭金子，若是离家出走的话，这些金子也用得上。

实际上王画的心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他的前世是现代一个很有声望的烧瓷大师，也是一名博学多才的艺术家。在他死亡的那一刻，他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灵魂居然附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孩身上，而且没有失去记忆。然后他就小心地打量着这个世界，才知道自己来到了唐朝的垂拱元年。此时睿宗迫于无奈，再次将政权让于武则天。武皇当朝，国号改为大周。

这十四年中，王画一直想凭借自己前世的记忆来做一番事业，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出手，一是自己年龄还小，二是时机未到。但今天是他十四岁的生日，他隐忍至此，等的就是这一天，出世的日子！

一路想着，王画带着妹妹回到了家中。家中的客厅里果然坐着三位客人。一位是当初和父亲定下儿女亲的杜鹏。这位乡里有名的绅士，头戴着麻青幞头，身穿着暗朱色圆领窄袖元宝绸袍，腰里面束着一根走禽叠嶂翠玉带。气度富态，显示着他的身份与众不同。此时他看到王画到来，脸上露出一丝歉意。

在他的旁边便是杜家小娘子杜蕤，穿着拖地红罗的闭口胡衫，半掩暗雪，里面是一条湖绿胸围，脚蹬着一双浅黄色鹿皮软靴。头上梳着高高的螺髻，盖着一顶小巧的胡帽，好一个娇滴滴的小美人。

杜蕤的侧首坐着一个青年，身上穿着青色胡服长衫，绣着镶金丝绞边花纹，青衫的布料同样也是精美的绸缎。他的手中还拿着一把纸扇，看到王画回来，脸上出现一丝傲慢与不屑。

此人王画虽然没有见过，但是也能猜得到，应该是乡里和杜蕤来往甚密的于家三郎。现在这位于家三郎才十六岁，却已经是一名乡贡，今年还将要参加科举。如果他能够高中，那么就可以成为朝中官员，前途无量。

在他们的下首，在家中耀武扬威的父亲此时却低眉耷脑地立在一旁。

王画明知杜鹏是为退婚而来，礼数却丝毫不减。他整了整衣衫，面带微笑地走了过去，向杜鹏行了一个礼道：“小子见过杜伯父。”

杜鹏脸上一红。他毕竟是乡里面很有声望的绅士，虽然这桩婚事只是双方约定，并无凭证，可现在一撇两清，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“王家二郎……”说完了这四个字，杜鹏就再也没有办法说下去。

王画带着玩味的笑容，开口道：“杜伯父，不必用尊称，喊我王小二就行了。不知杜伯父今天前来小子家中有何贵干？”杜鹏脸上再次露出尴尬的神情，迟疑地说道：“王二郎，我今日来是为了……”话到嘴边他又停住。

看他尴尬不语，王画开口问道：“今天你们前来，莫非是为了……”说着王画指了一下自己，又指了一下杜家那位娇滴滴的小娘子。

杜鹏叹了口气，终于开了口：“事情是这样，在你们很小的时候，我与你家大人略微说过此事。现在你们大了，这门婚姻也要确定下来。如果你家想与我家联姻，就要开始商量的了。如果不想联姻，这是某的一点心意。”说着杜鹏从桌子底下提出一个礼盒来。

这话说得极其委婉，如果王家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杜家会对王家进行补偿。如果王家还想继续这门婚事，就要开始采办。但是，以王家现在的家境，什么聘礼、纳彩、媒妁等，随便拿出一样，就会被活活拖死。

这婚，王家是不想退也得退。

至于这个礼盒，不用打开，王画也能猜想到里面肯定是一些金钱或者贵重

的物品。杜家这番举动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

王画淡然一笑，伸手将礼盒一推道：“我的家境是有点贫困，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现在既然名不正，言不顺，不敢受这个礼盒。受之也是自取其辱。请伯父将这个礼盒带回去，至于亲事之类再也休提。”

王画的话说得如此决然，杜鹃也不好勉强，只是更加羞愧，揉搓着两只手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事已至此，也算圆满解决了，两家还是一团和气。连那个本来一脸鄙夷之色的于家三郎，也因王画的爽快，神情开始柔和起来。可这时候杜蕤的脸上却露出了得意之色，开口说道：“穷小子，算你有自知之明！”

王画本来想和气了事，却不想杜蕤话中带刺，让人难堪。如果换了别日，王画会装作没听见，不予计较，但是今天，他离家的心意已决，也就无所顾忌，再不想忍气吞声。看了一眼杜蕤，王画冷笑着回敬道：“不要说你们杜家，就是江南王谢袁萧、东南吴朱张顾陆、山东王崔卢李郑、关中韦裴柳薛杨杜、塞外长孙宇文元于陆源窦。他们家中如有像你这样嫌贫爱富的小娘子，我也不会看上眼。送你两首诗：

天下俱怒行侧目，千车万革相六国。洛道蛇行伏百里，前倨后恭长太息。
负薪高歌烂柯山，休书泪成白雪寒。后来覆水难收日，马前方悔已惘然。”

“穷小子，你得失心疯了。”于家三郎露出讥讽的神情说道。也难怪，刚才王画所说的都是大唐一等一的大门阀。王画再次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是不是得了失心疯，你们可以拭目以待。昔日，鲁肃过浔阳，与吕蒙交谈，大惊道，以卿现在的才略，已经非是昨日吴下阿蒙也。吕蒙说，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不知道于家三郎可听说过这个故事？”

听了他的豪言壮语，于家三郎不以为然地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你还真有本事胡吹。行，我看你不是吕蒙，而是诸葛亮了。”

王画却一点也不觉得好笑，他端起了王迺的茶杯。这是在送客了！但这三个人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王画怒了，他再次端起茶杯说道：“你们都是出自名门望族，连我这个动作，你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难道非要我喊一声，你们滚！才肯离开我家？”

王画一时忘了端茶送客这个礼仪到清朝才出现。这三个人要是明白他这个

动作的意思才怪。但王画后面话里的意思，他们可明白得很。于家三郎强忍着怒气站了起来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你有没有听过夜郎自大的故事？”

王画点点头，肃然道：“当然听过，可不知道这个夜郎是你还是我？我非夜郎，自知天高地厚，而你倒像是夜郎，有眼不识泰山！”

“好，走着瞧！”三个人都带着怒意转身离开。

等客人走了，王迤才反应过来。这个逆子！拒绝亲事也就算了，可不应当口出狂言。想到此，王迤愤怒地拿起了竹条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就向王画抽去。

王画却从容地伸手一抓，就将这根竹条抓在手中。他来到这个世界后就开始锻炼身体，反应自是迅疾，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瞒着他的父亲进行的。王迤使尽了全力，却没有把竹条抽出来。

这时王画开口道：“爹爹，今天之辱，是因为什么？如果不是你将当年王家历代祖先留下的家产倾败一空，怎么会有今天的羞辱之耻？！”只是一句话，就说得王迤哑口无言。

眼看这爷俩起了争执，母亲与大姐急忙从内室跑了出来，母亲惊慌道：“画儿，你要做什么？他是你的大人啊。”

王画冷冷道：“放心，虽然爹爹残暴，可我也不是逆子，只是现在我想与他谈几句话。”随后王画转过头看着他的父亲，再次说道，“爹爹，什么叫丈夫！如果连妻儿老小都养不活，算什么丈夫！你放心，我不会连累你们，今天我就要离开这个家了，只是……”话到这里，他转向了自己的母亲，眼睛里面有些湿润，“只是请你一定要照顾好母亲与我的姐妹。”

王画的母亲听完一愣，然后慌里慌张地道：“你这个痴儿，说什么傻话？你才多大，离开家乡，你能去哪里？你又能做什么？”

王画答道：“请母亲大人放心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我自有打算。”

王迤的怒气无处发泄，整个人好像是被戳破的气球一样泄气了。

王画的这番话让他好像今天才认识这个儿子。王画不仅强行退去了婚事，而且对自己大为不敬。可是王迤却无法反驳儿子说的任何一句话。

王画叹口气，说道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希望你好好想想，不要再这样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了。”说完，王画大步地走出大门。

此时天色已暮，东边的天际开始出现青褐色，那颜色就像屋檐上陈年老瓦。在西边的天际，还隐隐带着一片绛红，如同正在融化的凝脂。王画的大姐以及妹妹也跑了出来，惊恐万状地看着他。屋中，爹爹带着怒气的声音却传了出来：“让这个孽障走，你们谁敢拦他，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。”

身后一片嘈杂，王画没有回头。他抬头看向远处的青山。青山在暮色里格外地苍茫，大片大片的雾气从藤萝上升起，很快茫茫的群山峻岭变得模糊一片。王画心里想道：大唐，也许在不久之后，你会因我掀起巨大的风暴吧！

巩县是唐朝一个有名的地方。

因为它是唐朝知名的陶瓷产地之一。正是从唐代开始，瓷器悄无声息地开始在民间普及起来。巩县的特产是有名的唐三彩。准确地说，唐三彩只是一种陶，连瓷都称不上。它的可贵在于色彩艳丽，造型别致。

此时此刻，王画就是搭了一位熟识窑工的顺风车。这辆车上载满了唐三彩，车轮“吱吱嘎嘎”地响着，直奔皇都而去。第二天日落之前，王画终于随着车队进入了洛阳城。当晚王画找了一家客栈住下，用饭洗漱之后，就上床休息了。可王画没有睡着，他躺在床上，回想着前世的各种知识。

这一次他前来洛阳获取财富，并不是通过瓷器，也不会通过唐三彩，因为这些烤瓷需要大笔的本钱，他身上虽然带着几锭贵人给他的金子，但是远远不够。作为事业的起步，王画选择了一样被许多后人都疏忽的艺术品——漆器。

漆器在中国有七千多年的历史，在唐代是比较常见的工艺品。制作漆器不是王画的专业，只算是他的爱好。但是就他的手艺，应该足以作为谋财的手段。

这一晚，王画躺在床上，思考了很长时间，才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王画一早醒来，就来到洛阳的西市附近。洛阳城共有三个市场，西市、南市、北市。西市占一坊之地，在厚载门内街西侧。虽然规模小了一点，可到这里购买货物的全部是达官贵人，最适合漆器买卖。

王画在西市的附近租借了一间民房，又到街上买回来一些原坯。

漆器的坯胎一般是木胎，也有银、铜、锡、竹、藤、瓷、布、绸、皮革等。王画要制作的是顶级漆器，要进行浮雕工艺，所以选用的胎都是木胎。

王画选好了一块原坯，根据它的形状研究了半天，终于开始创作他的第一

件作品——园林仕女浮雕图钹金朱漆奁。

所谓的奁，指女子梳妆用的镜匣，泛指精巧的小匣子。在唐代，奁是一种重要的妇女用器。比如送女方出阁，就称奁仪。所以王画相信，只要制作出一只精美的奁，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。

选择好了题材，王画又到市场上购买了制作漆奁所需的辅助材料。

一件高档漆器产生的过程远不是外人所想象的那样，在漆胎上涂上一层漆或者画上一幅画那么简单。制作漆器首先要选择漆胎，各个种类的漆胎各有优劣，如金属漆胎最为坚固，其中的银又最为尊贵；木质漆胎松软，容易塑形；藤竹的漆胎则需要编织。因此在创造一幅作品时，必须要考虑漆胎的质地。无论是哪种漆胎都有一定的纹理，特别是木质漆胎，纹理更为缜密，如果制作图案时不考虑这些纹理，最后必然会影响到整个漆器的效果。所以顶级的漆器大师在制作一件作品时，连漆胎的纹理都要考虑进去。

雕刻完成后，需要用漆漆物，这道工序称之为“髹”；用漆绘制图案，称之为饰。雕饰的过程又分成平漆与雕漆两种。平漆就是直接用漆漆胎，并不使用其他复杂的工艺。如果制作精美，也会因为简洁产生一种大气感。雕漆则是在漆胎上反复用红漆涂抹，层层重叠，有的还夹杂其他颜色，然后在上面雕刻出各种图案花纹。

决定漆器成色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漆的颜色，漆器大多数不使用生漆，而是使用加工过的色漆。但因为技术的问题，唐朝的漆器以红漆为主，这也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。

王画现在的经济比较窘迫，因此他只能选择剔红与钹金两种工艺，对色漆的要求并不高。剔红属于剔彩漆的一种，所谓的剔红也就是雕红漆。而钹金，就是在漆地上用刀或者针划出纤细的线条，在线条上打上金胶，或者将金粉填充做成金色花纹。

对于第一幅作品，王画并没有简单地只选择这两种漆法，他还准备在剔红基础上添加另一种方法——雕填。这是一种将填漆与钹金结合在一起的新技法，直到明清时才出现。这种工艺先作填漆，用堆漆的方法做成花纹，沿着花纹的轮廓勾出阴文线，在阴文线内填金。也有的用彩漆直接描绘，还有的既填又描。王画使用的正是最后一种方法。用这种漆法制作出来的漆器，绚丽华美，色彩鲜艳，应该会受到盛唐人的喜爱。

除了这些工艺，王画还准备采用一些立体浮雕的方法，以突出景物和人物的生动感。不过第一刀之后，王画就叹了口气：“还是不行啊，这么多年没有动刀，手法生疏了。”

这是自然的，来到这个世界后，这些年他摸得最多的还是纸笔，虽然前世他的一手软刀雕功国内几乎无人能及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，手法确实生疏了。

犹豫了一下，王画没有立即雕刻花纹，而是找来几根木柴，在上面作浮刻，以此来恢复自己前世的刀功。到了第四天，王画感觉手熟了，才再次开始制作这件处女作。

这件作品王画参照了南宋出土的一件文物——钱金仕女图朱漆奁，但图案比那一件作品上的图案更加繁琐。王画为了赢得当时唐朝人的喜爱，把仕女画得更加丰腴，不仅衣服华贵，身后还跟着两个服侍的丫环。图案上的园林里盛开着许多菊花，背景是蓊葱的树木。深刻的淡红，表现出明月的寒凉。再加上仕女慵懒地坐在凉椅上，看着空中这轮寒月，眼神空洞茫然，会使人想到，这个仕女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？

王画又琢磨一番，刻下一首诗：

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

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

然后王画才署名，不过他没有写上自己的名字，而是刻上了一朵小花。花，通“画”音。别致高雅，正适合作为他的标记。最后王画开始打磨，进行漆器的最后工序。

第二天，等太阳高高升了起来，王画便拿着这个漆奁来到市场上。

西市不愧是洛阳最繁华的街市之一。街道两边皆是高大华丽的建设，屋宇之间耸立着许多寺塔，从寺塔中还隐隐传来梵音的吟唱，大街上除了衣着华丽、拿着小扇遮住颜面的仕女，还有许多士子，以及长相奇特的外国商人。

王画小心地甄别着两边的店铺。黄金有价，艺术品却是无价。如果有人欣赏，它就价值万贯。如果没有人欣赏，它就一文不值。最后，王画选择了一家叫奇珍轩的店铺，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一家很大的店铺，是以卖各种珍贵的工艺品为主的，里面有许多金银珠宝首饰。掌柜应该也识货，可以免去很多麻烦。奇珍轩里面的客人很多，有了外人在此，王画也有了一些安全保障。

看到王画，便有伙计笑盈盈地过来问道：“这位客官，想要买些什么东西？”伙计的态度很好，可王画还是从他的眼里看出一丝不屑。也难怪，王画现在身上的衣衫寒碜，自然会被势利的伙计低看。

王画淡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师傅，我这里有一样东西，想在你们店里寄卖。”说着将戗金朱漆奩拿了出来，放在柜台上。

伙计听说王画要卖东西，眼中不屑的神色更加浓厚了。可当他看到这件朱漆奩时，眼睛立即睁大起来。看到这伙计的神情，王画心里面松了一口气，有戏了！

这个伙计一时无法判断出漆奩的实际价值来，于是匆匆忙忙地跑到后面，请示掌柜去了。不多时，奇珍轩的掌柜就走了出来，将这件朱漆奩拿在手里仔细把玩。

掌柜眼界自然比伙计高得多。他看了王画一眼，小心翼翼地端起手中的珍品，用极低的声音问道：“这位小郎君，这件奩盒是从哪里得到的？”

王画看着他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这位大师傅，这是我自己所作。如果贵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，我以后还会制作一些精美的器具，交给贵店出售。”王画的意思是，别想打歪主意，你这样的人我看得太多了。如果你想压价，成不成两回事，以后咱们也就这一回交易了。

“是你制作的？”掌柜看着王画，眼睛流露出极不相信的神情。王画最不喜欢被人轻看，正色道：“大师傅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这件奩盒的确是我亲手制作。”

“小郎君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不是我不信任你，只是我们店铺重视声誉，对于货源来路必须盘查清楚。”掌柜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奩盒抱在手里不放。

果然，王画怕什么来什么。掌柜看王画年纪小，又没靠山，于是起了贪念。王画想要的是公道，而公道就需要有人证，店里虽有几位衣着华贵的客人，可是此时都在挑选其他珍品，并没有关注角落里的这一幕。

环视了一周，王画心中有了主意。他可不能吃这哑巴亏，要把众人吸引过来。想到此，王画大声道：“真想不到这奇珍轩也会店大欺客，你又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奩盒来路不明？”